朝花夕拾 🦳

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是1995年7月参加高考的,时光荏 苒,当年一起高考的同学想见一面都难了。

我们县城有两条河,西关的河逶迤缭 绕缠缠绵绵,水也温婉可人,东关是潘河, 浩浩荡荡,水大而流速很快,毕竟民国以前 那里是茶马码头管行船的。高考完有一阵 子忽然很沮丧,想想自己初中读了五年,窝 囊啊! 硬是没考上心仪的美术中专,比我 低百十分的都考进去了,让我去体检又让 半道折返,连个中原因也没闹清楚,这考大 学如果再不顺利,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于是一个人睡不着的暗夜里,就想起 了学校不远的东关桥下的滔滔河水。

像我这样揪着心度过"黑色七月"的高 考学子何止千千万?那时候,高考放在7月 初连考三天,有的孩子真的考吐了,像几年 前那个湖南女生跳着一字马冲出考场校门 的,该是多么欢乐和放松啊!

但说来奇怪,那三天考试的具体细节 真的想不起来了,连期间到底下没下雨也 了无印象。同学群有说下了的,下的还很 大,有的却说没下。具体每科如何考的,不 是很清楚了。只记得当时给自己一个方 法:考一科忘掉一科,轻松上阵,重新开 始。语文我是不太怕的,英语也还能凑合, 当时有个老乡熟人是个复读生,都说他成 绩非常好,就坐在我前边,考之前我们也一 起商量过,遇见机会"帮帮"我,英语那一场 我做不下来往前瞄一眼的时候,发现他的 卷子捂得严严实实的。我心里好笑一阵 后,就全力以赴地做自己的了。我是美术 生,数学不打紧不计入总分,剩下的政治地 理我也有些基础,这三天竟较为轻松地考 下来了。

我们这些艺考生,文化课考试都集中 在了市里,和专业课省统考同一考点:南阳 第一师范。这对很多家是农村的考生有一 定挑战:考点和周边环境不熟,不利于发 挥。好在我一位初中好友业已在南阳一师 南边的淯阳桥头上班,我初中阶段考美术 就常过去,吃住都在那里,环境上比较熟 悉。加上美术成绩还说得过去,觉得自己 考个南阳师专不是多大问题,考试期间的 心态还是平常的,正所谓的该吃吃该喝喝 不大上心。

当时没有手机,村上也没有座机,自然 没法给父母汇报和沟通考试情况,一切也就 只有跟好友略以沟通,他也忙着上班,把我 的吃住安排好就是。整个城市和社会也没 有像后来的高考期间如临大敌,什么提前通 知市民不鸣喇叭绕行考场如何如何,社会秩 序井然照常,高考是静悄悄地进行的。

但后来仍然听说有的同学考砸了,有 的说天热电扇对着头吹——那时候许多是 吊扇就在房顶,吹晕吹感冒了,也有是吃东 西拉肚子了,有几个复读的同学照常没有 考好,非常沮丧,他们是压力太大所致,平 时测试、摸底成绩都没问题。

那年的七月确实焦躁漫长,无所事事 无处可去一片空白,它既是黑色的也是白 色的,白花花的太阳和白茫茫的未来呀! 农活也做一些,亲戚朋友同学不怎么走动 了,怕人家询问考试情况,也不是怕考砸, 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只记得踩 着土路蹚过小河赶班车去县城和喜欢的那 个女孩见面走走聊聊,时光很漫长啊!或 者还到南阳好友那里去, 淯阳桥北文化路 上的法桐遮天蔽日郁郁葱葱一片青绿,每 到晚上,他要在桥下白河里游上两遭,而我 只能在水边扑腾。

时间会以它的节奏安排一切。8月上 旬成绩出来中旬录取,我考上了一个还不 错的本科,从此人生有了转机。我可以顺 利畅快地在县城东关的潘河桥上往复了。

转眼28年过去了,很多同学现在孩子 都进了大学,当初的那些焦虑不安,都消散 在了时光深处,如今不再是一考定终身的 时代,读大学只是个人追求和自我完善的 手段。既如此,考生和家长就淡定淡然一 些,平静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毕竟苏东坡 早就说过:"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 雨也无晴。"

灯下漫笔

溦风吹拂的晚上

刚刚八岁的小外孙放暑假了,他爸马不停 蹄地给他报了乒乓球班、游泳班、钢琴班、英语 班、绘画班、书法班。看他来往奔走于辅导点 的样子,我尘封了几十年的暑假生活场景,居 然重现于脑际。油然慨叹,隔辈的祖孙暑假生 活,当真是两重天地、两种情怀、两样记忆。

生长于农村的我,那个年代根本不用报暑 假辅导班,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辅导班"之说。 一放假,我即回到了透出的馨香泥土气息的田 野里。唯一的必修课,割青草喂耕牛。

天微明,我就带上荆条箩头,拿上短把镰 刀,呼朋唤友割青草去。儿时的我们,知道"草 点"在何处。田埂地边,岗顶洼处,随时随地都 能看到我们这些"割草娃"。纵然暑伏天气炎 热,照样一天三割草。我们很会与太阳捉迷 藏,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我们就早早起床下地, 一直割到八点多。早饭后又立即出发,当太阳 火热了就打道回府。下午,太阳还有威严,我 们还是走出了村庄,因越往后太阳越西移,热 度会弱化。向晚,我们扛着沉甸甸的草箩头, 兴高采烈地走回从各家各户烟囱里飘散的极 富烟火味道的村庄里。

在酷暑难耐的田野奔忙了一天的家人,晚 上进家首先急需缓解的是饥渴。院墙南那棵

枝叶茂密的洋槐树下,一家人享用过母亲的手 擀淡面片晚饭,便各自找地方歇息去了。

我钟情歇息的地方,是村东那个圆圆的晒 场。同样搁下饭碗的左邻右舍,扛着麦秸秆编 织的稿荐和芦苇席子,在星光的映衬下,也从 不同方向云集而来凑热闹。晒场虽比家里的 院子宽敞,但仍被热气包围着。那热钻过稿 荐,瞬间在稿荐上又铺了一层热。也罢,正好 熨帖因劳累过度而酸困的腰脊,可好好体验大 自然慷慨的赐予。这时,临铺的长者绘声绘色 讲一些坊间流传不止的妖魔鬼怪故事,及邻村 一些男欢女爱的真情笑料,以此缓释经久不散 的热量,消磨晚饭后至临睡前这段懒散时光。

那时我懵懂无知,没有过高奢望,只盼望 适适然刮起一阵清风来消暑,不管是东南风还 是西北风。一起风,温度就降了,身上就利爽 了,就可以进入甜蜜的梦乡养精蓄锐,翌日再 走向满目葱茏的田野。

记忆实在是个难以捉摸的东西,犹如一 幅被打乱了的拼图,纵然缺失了关键的几块, 剩下的风景依然让人惦念。正在我盼望微风 快些来的时候,真的起风了! 微风,掠过我的 眉毛、发梢、赤裸的上身,舒服得如同吃了一 根5分钱的牛奶冰糕、喝了一瓶冰镇过的小 香槟似的,幸福无边。不知疲倦的微风徐徐 吹着,吹进了深感闷热的人们的心里,漫过了 刚才树叶一动不动的村庄。我静静躺在稿荐 上部又垫了一顶芦苇席的地铺上, 痴迷地想, 这风也该漫过了浩瀚的田野了吧!此时,蟋 蟀也许正尽兴地为在夜里生长的庄稼弹琴伴 奏,黄豆、黑豆、绿豆在欢欣鼓舞地摇着铃 铛,谷子、玉米、高粱在激动地抖着肩膀…… 待到秋收时,它们结出的饱满的果实,就会像 现在的我一样,袒露在这个圆圆的晒场里。憧 憬着在金色的秋季里,长辈们掩藏不住的灿烂 笑容,一刻不闲地手舞足蹈的架势,我不由得 莞尔一笑,被微风吹拂到梦境里去了。

一觉醒来,还是炎热。我们照常带上荆条 箩头走向充满希望的田野。我们到处找草割, 长辈们则固定在一块块地里劳作。如此镜头, 在田野这个浩大的露天电影制片厂里来回切 换。整个暑假,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直到新 学期开始,才不得不将储存了一个夏天的记 忆,随同新书一起装进书包走进校园。

炎热有炎热的规律,凉快有凉快的步骤。 它们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从盘古开天地时 走来,又将走到历史深处。上苍有意为之,让 我品味热风、凉风轮番上阵的不同感受。晚上 睡觉前,翩然而至的微风一刮,生活就变得有 滋有味。热风和凉风你来我往,才促使五谷杂 粮成长、成熟。

后来,村东那个晒场消失了,其上盖起了 几座房屋。再后来,当年在晒场里过夜的长 辈们,陆陆续续走了。随着我高寿的父亲前 不久离去,生产队和父亲年龄相仿的长辈一

今夏入伏后天气格外热,一到夜晚,我都 会想起从前村东晒场那自自然然的微风,想 起一年四季都在田间甩汗珠子的长辈们。尤 其难忘的是,在金秋收获的日子里,他们将黄 澄澄的玉米棒子、火红的高粱穗头装上大车 时的音容笑貌,担着满箩头红薯,在傍晚时分 趔趔趄趄跨沟过坎、相互搀扶的姿势,还有那 "慢点儿,沟那边儿有点滑"的真诚关照声。 有了他们,才有了当时孩子多、累赘大、缺劳 力的家庭的依靠,才有了"集体""互助"这些 概念根深蒂固于脑海。他们不愧为那个时代 土地的坚强脊梁,称得上是最有权威的土地 的代言人。靠勤劳的双手和坚韧不拔的精 神,他们盘活了贫瘠的土地,盘活了我们的生

我又想吹拂夏夜晒场的微风了……



荐书架 □

陆天明新作《沿途》打捞共和国注事

♣ 秦雪莹

在《沿途》这部最新长篇力作中,第 一部《幸存者》中的那些有志青年走出西 北荒原、莽莽农场,人生地图徐徐展开,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漩涡里,在愈加广阔 的天地中,他们化身萤火,手持微光,砥 砺前行,悲喜沉浮。而他们本身也恰似 一块块拼图,际遇交错咬合之间拼凑出 一首生生不息的人间史诗,让我们得以 看清当代中国的来路。

为描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艰难玉成的历程,小说以一种 静默却热烈的向内挖掘的方式,凝聚了陆 天明全部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积淀,打捞起 这段凝重而热血的共和国往事,其中既有 作者对知青生活的悠悠缅怀,对激烈斗争 的深刻反思,对祖国建设的独到探讨,亦有

对人生真谛的漫漫求索。

因为主题鲜明、题材恢宏,内容扎实丰 富、深邃辽阔,《沿途》一书承续《幸存者》的 脉络,故事中的谢平、向少文、李爽等上海 知青满腔热忱地来到内陆边疆,投身到时 代的大潮中,在大西北的卡拉库里荒原,磨 砺与伤痛一次次地击打着他们年轻不安的 心。他们是时代的骄阳,也是我们父辈的 旗帜。然而,经历十几年的知青岁月之后, 返乡潮终于来临,崭新的时代已然到来。 而与此同时,反腐斗争、思想异化、阴谋罪 孽也逐渐浮出水面。小人物的命运如一叶 扁舟,裹挟其中,破浪而行。尘埃尚未落 定,当年事件的真相也令人撼动。追捧与 漠视,渴望与逼迫,平静而热烈,粗狂而渊 深,故事在种种人生况味中渐次推进。

聊斋闲品

塑料鞋的低喃

♣ 刘 悦

七月盛夏,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火热的太阳炙烤 着大地,走入地铁口,渐渐地感觉到了夏日那种久盼的凉爽。进 入车厢坐定,感觉百般清爽,大家都在低头看手机,这好像是坐 地铁的常态了。

不经意间扫了一眼,发现眼前出现的是各种各样的旅游鞋,像我 这样穿皮鞋的人很少,便引起了我的好奇,怎么没有人穿塑料凉鞋?

一个多小时的行程,注意着上下车乘客的鞋,果然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人,都穿各种类型的旅游鞋。一两个干体力活的汉 子晒黑的腿、晒黑的脚穿塑料凉鞋。鞋很旧,但很干净,岁月在 上面的沉积,让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有几位中年女性穿着 "皮拖鞋",略显不合群。

寻觅中发现有个女孩穿一双凉、拖两用鞋,看上去穿着很柔 软,也很舒适。这是由特殊塑料制成,全鞋是白色的,鞋前半身 是包起来的,上面有好多个透气孔、通风孔,能使得脚部空气流 通.保持干爽,如果在海滩玩沙子的话,它还可以排水排沙。

我记得上个世纪,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到了这个季节基本都 是穿一双凉鞋,讲究的有皮凉鞋,普通的都是塑料鞋,还有穿拖 鞋的。因为塑料具有轻便凉爽、晴雨两用的特点。

孩童时代正是废鞋的时候,一双布鞋穿不了几个月,大脚豆 就出来"凉快"了。五月中旬很多小学生就都穿上塑料凉鞋了, 也不用穿袜子,小脚丫里面都是黑泥。

最得意的还是穿塑料凉鞋的大人们。有些人脚汗很严重, 穿上凉鞋不捂脚,热得难耐的时候到水管处拧开水龙头一冲,真 爽啊!到了雨季,塑料凉鞋发挥到了极致。穿鞋后常常喜欢用 水冲一冲,然后湿漉漉地穿着行走,不仅成年男女喜欢,小小子、 小闺女也是乐此不疲。

雨后,操场上和大街上有积水的地方,肯定都有孩子们在相 互"踢水"打闹。

不经意之间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较快,吃穿住行,今非昔 比。穿在脚上的鞋也变化很大,皮鞋、运动鞋、雨鞋、布鞋、防臭 鞋、旅游鞋、增高鞋等。

穿衣戴帽,脚上无鞋穷半截,这是人们讲究从头到脚都要有 说法。鞋已经成为青少年朋友追逐时尚、表现个性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犹如不同场合穿不同衣服一样,不同的场合鞋子也不同。 正式场合一定要穿与你五行颜色匹配、款式匹配的鞋子。比如上 班、会谈、交易等,如果不注意鞋子搭配,也是很尴尬的事。

夏天到来时,穿凉鞋不能穿袜子。职场女性很少在单位光着 脚不穿袜子的,可是在办公室以外穿上袜子容易把袜子弄脏,到 了办公室再换鞋的时候嫌麻烦,所以一双运动鞋最是合适不过。

不少女性周末的时候会光着脚,穿那种前面看像凉鞋后面 无跟带的鞋子消闲地溜达,但是绝不会穿着去上班,更不要说穿 着这种鞋子去谈判等正式场合了。那些大大咧咧的女人坐着时 容易把鞋脱离脚跟,类似半穿鞋,甚或有人干脆脱掉鞋子。

中老年人喜欢鞋底软一些,穿上脚不受屈,舒服、方便。 塑料鞋走入低谷还因为旅游鞋的功能全面,并且一双时尚

旅游鞋几乎可以穿三个季节,或者甚至更久的时间。更何况鞋 子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小腿肌肉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酸疼 不堪承受,脚上的旅游鞋却撑起半分真心的笑容四下游走。

百姓记事 🗖

一杯奶茶里的夏天

生和活搭配在一起,就是奇妙的生活。 生活呀生活,让人发愁的事很多,可有趣的 事也不少。

像手抛书卷午梦长的夏日,从一场好梦 里醒来,窗外白灿灿的阳光,树叶的缝隙里 抖落几片碎影,浅浅地晃荡着,高高低低的 蝉鸣,马路上空旷无人,一只蝴蝶在月季花 坛里翩跹,醉酒了一般,抛开了往日的腼腆。

时光静美,宛若停住了一样。人心舒畅慵 懒,仿佛是一张轻巧的网,生活里那些不如意 不顺心都被这种舒畅的状态过滤掉了,只是 静,只是空,只是清,只是轻,只是美,只是好。

锦上添花的是冰箱里那一杯奶茶。它 是今年夏天新解锁的一种美食。看吧,生活 的乐趣就在这里。它给你难堪、烦恼、忧伤、 挫折,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也 赠你惊喜,赠你欢笑,赠你甜蜜,赠你清风, 赠你日月星辰,赠你江河湖海。如果说这些 是缥缈的,那端在手中的这杯清凉的奶茶一 定是脚踏实地的,炎炎夏日赐予的甜蜜和清 爽。若不是一层层热气喧腾,如何感受到清

奶茶是午饭之前自制的。食材包括红茶、 牛奶、黑珍珠、椰果粒、甜蜜豆、蓝莓。 看着麻烦, 做法很简单,几分钟的事。黑珍珠在锅里煮熟, 沥干水备用。找一个透明玻璃杯,放入红茶、牛 奶,然后放黑珍珠、椰果粒、蜜豆、洗干净的蓝莓,

搅拌均匀,就完成了。常温的奶茶,喝起来也不 错,而放在冰箱里几个小时后再喝,味道更佳,凉 凉的,一股子通透,可谓消暑佳品。

自制奶茶的起因是偶然间的一段小回 忆。那天,去看一个湖,适逢天气又是极热 的一天,回来时电车又没电了,空调非但开 不了,还得找充电的地方,好在很快找到了, 而且是在一个树荫下。家人要我和他一起 去前面的街上吃午饭,看着明晃晃的大太 阳,我只想坐在树荫下凉快,多一步路也不 想走。他歇了一会儿,自己去了。

树荫下,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胳膊 上一凉,面前出现了一杯奶茶、一碗凉皮。 揉揉眼,看到了家人的笑脸。正是又渴又 饿,奶茶沁沁凉凉的,凉皮酸辣劲道,人间美 味。吃饱喝足,人精神了,电还没充好,就在 树荫下闲话。手里还拿着装奶茶的塑料杯, 话题不由得就说到了奶茶上,脑海里一路回 溯,就游到了十三岁那年的夏天。

那个因为一杯奶茶而注定不会轻易被 遗忘在时光角落里的夏天终于和今天的夏 天有了某些关联。那杯奶茶是我和同学夏 夏一起制作的。那个时候我们镇上还没有 奶茶,我仅听夏夏给我讲过,她姑姑家在县 城,表姐带她去城里的电影院看过电影,还 给她买了一杯奶茶,从此念念不忘。我们镇 中学离夏夏家很近,我中午回家吃饭,去学

校要经过夏夏家门口,每天她都会在家等我 一起去学校。一天,我像往常一样站在她家 门口叫她,她神神秘秘地把我拉进了她家的 厨房,告诉我,正在做奶茶。

原来,这天夏夏的家人都去串亲戚了, 她就悄悄拿出一点爷爷的红茶,姑姑给奶奶 买的奶粉,妈妈做菜用的一把冰糖,要自制 奶茶。夏夏平日娇生惯养,水都没烧过,我 看着她手忙脚乱,就让她站在旁边指挥,我 来制奶茶。我们又去葡萄架下摘了一串葡 萄,洗净放进奶茶中。那时候还没冰箱,我 们就新汲了井水,把奶茶放进凉水里浸着。 一通忙碌和等待,总算可以喝奶茶了。

甜甜的,香香的,凉凉的。我正在入神地品 味,夏夏却大叫一声,不好了。我跟着她的 目光一看,那是她家的钟表,我们的上课时 间已经过去了半小时了。夏夏放下杯子,拉 着我就要跑,可我却舍不得杯子里的奶茶, 站在那儿着急忙慌地喝完才走。

迟到的结果是本来该罚站的,老师见我 们女孩子脸皮薄,只让我们抄一遍正在学的 课文。抄课文的时候,并不懊恼,似乎每个 字都散发着奶茶的甜香。

年少的时候,谁没有几件荒唐可笑的事 儿,这些有意思的往事,和时光一起,总有一 天,会神奇地绘制成一杯特别的奶茶,给我 们清凉的境,给我们人生的甜,生活的香。

灵泉茶场是国有的,灵泉河茶场 是公社办的。那人猜想,可能担心他 分不清两个场,有意这样提醒。他又 看看刘大贵,长方脸,虽然只有40多

今天从灵泉茶场出来,过了河看到这 条堰,沿着堰走来走去走到了这里。" "俺说你是外地人吧。"刘大贵嘿 嘿笑了。"这条堰长九里,曲曲弯弯拐 来拐去,外地人套进去很少不迷路 的。"那人强笑了一下,脸上的肌肉一

岁年纪,额头却爬上了一道道皱纹,一

副憨厚的农民模样。便试探着说:"我

"嘴唇发乌,脸色咋恁难看,病了

阵痉挛。

吧?"刘大贵说着蹲下身子。 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身体没有 不落下毛病的。这个五十来岁的人 叫柳世明,患有严重的胃病,自从去 冬打发到灵泉茶场劳动改造,病情又 加重了。对北京来的"改造对象",茶 场是宽容的。今天清晨,茶场的干部 得到消息,北京的一个造反派组织派 出一伙人,要把柳世明揪回京城批 斗,中午赶到茶场。哪能等着落入鹰

爪呢,柳世明悄悄溜出了茶场。 在刘大贵家里,柳世明躲在茅 草房里一连住了两天,吃着柳叶妈煮 的稀饭,胃痛减轻了许多。夜里要离 开大贵家了,柳世明掏出五元钱,说 什么都让刘大贵收下。趁着月色,刘 大贵把柳世明送出湾子,一直送到灵 泉河桥头,把一个白粗布袋子递给 他,说:"这是姜糊米,拿着吧。" "啥糊米?"柳世明掂了掂,足有

"做饭的米和生姜一起炒的。 用开水冲泡连稀带稠一块吃,俺这里

有人胃疼就吃它。"刘大贵解释说。 "偏方吧?"柳世明胃痛怕了,一 下子来了兴趣。

"试试吧,过一阵俺再给你送。" 一个多月后,刘大贵果真出现 在灵泉茶场,又送来10多斤糊姜米。

姜糊米炒得黄中泛白,开水一 冲,米香扑鼻,吃下去果真见效,柳世 明胃痛发作的次数少了。他又拿出 五元钱硬往刘大贵手里塞。

"啥意思呀? 五块钱能买30多 斤米。"刘大贵认真地说,"你上次给 的五块钱还没花完呢。"

"上次是上次,这……" 刘大贵打断柳世明的话。"你前 些天说你当过红军,打过鬼子,别忘 了,俺这里是革命老区,上年纪的人 见得多了,红军、新四军对老百姓亲 着哩,哪有像你这样生分的,真得改 造改造。"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嘴里 唾沫星子乱飞,看样子真的急了。

柳世明拿钱的手僵住了。猛地 回过神来:"好!大贵,姜糊米吃完 了,我就去你家背。"

水牛把拉犁的套绳拽得直直 的,默不作声地耕作。大贵老人手扶 犁把,默默地想着心思。

"大,回家吃饭吧,俺来替你。"拴 柱已从田埂上下到田里,快步走过来

"没啥事吧?"大贵不放心地看着 儿子的长方脸问。

"洗个凉水澡能有啥事,哪有恁 娇气。"拴柱抖抖缰绳,连着吆喝两 声,水牛加快了行进速度。喝了碗 姜汤,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此时拴 柱觉得浑身轻松,一口气犁到晌 午。在田头吃着妻子送来的午饭, 立即让她去堰埂上放牛。犁完这块 田,已经到了半下午时分,拴柱让水 牛吃了一会儿草,紧赶着来到柳叶

刘柳叶照旧天天凌晨起床,轻 手轻脚地走出卧室拉亮了堂屋的

柳林不在家,虽然离灵泉河只 有五里路,每月难得回来几次。夜里



只有她和女儿柳眉守着这处房子。 柳眉住在堂屋西边的房间里,正读初 中二年级。每天清晨,她和占河结伴 赶到学校,晚上又一起回河西湾。

这会儿是柳叶一天中最忙的时 间。她匆匆忙忙上厕所,急忙洗把 脸,又忙忙碌碌给女儿准备早饭。米 饭是头天晚上剩下的,菜和一个煮熟 的鸡蛋也是头天备下的,她只需在铁

锅里加上两瓢水,烧开后放上箅子, 把那些东西放进去加热保温就可以 了。柳眉起床后,自然会掀开锅盖拿 吃的。忙完了这些,柳叶走出门外反 锁上大门向鸡场走去。

塘埂上坑坑洼洼,柳叶深一脚 浅一脚地走着。突然,柳树下腾地站 起一人,抡起棍子向柳叶打去。

"啊"的一声,柳叶一头栽进塘里。 鸡场内,大黑狂叫不止,两只前爪 拍打着餐厅的门,发出"咚咚"的声响。

大贵老汉穿条裤子,披着上衣 拉开门,慌忙拉亮院内的电灯:"大黑 咋啦? 咋啦?"

大黑箭一般蹿向大门,疯狂地 叫着,前爪奋力敲打大门。大贵老汉 从衣兜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大黑冲到 门外,扭头向老人大叫两声,边跑边 叫着向湾子里蹿去。

大贵老汉犹豫着锁了门,循 着大黑的叫声边跑边喊:"大黑, 大黑……"大黑跑到刘柳叶落水的 塘埂边站住了,两只前爪挠着柳树, 喉咙里发出"呜呜啦啦"的哀号,那 声音在万籁俱寂的凌晨听起来令人

刘拴柱最先跑到事发现场,他 拧亮手电一照,大黑在水里挣扎着, 它昂着头,嘴里衔起蓝花格布裹着的

这是柳叶的上衣。拴柱心里一 惊,纵身跳进塘内。 塘边的水没入胸部,拴柱用力

抱起柳叶的上身,在父亲的帮助下把

柳叶放到塘埂上。 拴柱双手交叉不停地按动柳叶 的胸部,每按一下,水便不停地从口 中流出。渐渐地,可怜的柳叶睁开了

天蒙蒙亮了。父亲、母亲、大哥、 大嫂……那么多亲人围着柳叶,柳眉 抓住她的手,带着哭腔说:"妈呀,你 可吓死我了。"

架子车拉着刘柳叶来到灵泉河 卫生院,柳林闻讯后气喘吁吁地跑来。 "医生,快检查,看伤着骨头没有。" 经拍片查看,柳叶背部肌肉软

组织损伤,棍子打过的地方一片青 紫,所幸没有伤到骨头。 罗广建来看柳叶,微笑着说:"刘

场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啥场合都没个正经,还镇长 呢。"刘柳叶述说着事发的经过,仍然 心神不宁地说,"猛的背后挨一棍,俺 吓晕了,一下子栽进塘里。要不是大 黑,早没命了。"

罗广建皱着眉头,沉思着说: "一会儿我通知镇派出所去现场勘 察。柳助理这两天不用上班了,照 顾伤员吧。"

来来回回去了好多人,能看出点啥。 让他上班吧,下午俺就出院回家。" 柳林急忙说:"不行,不行,你的 背伤要理疗敷药,说啥也得住院观察

"不用,都不用。"刘柳叶说:"现场

"刘场长,还是听助理的吧。"罗 广建说:"以后夜里不管去哪,都让大

黑跟着。随后我送你一条狼狗,专门 看护鸡场。" 柳林本想专心陪伴柳叶,为她

端端水、端端饭,哪怕半天时间心里 也感到些许慰藉。要知道,自相识以 来,这么多年了,都是柳叶在悉心照 料自己。可偏偏不如柳林的愿,知情 的镇里干部纷纷跑来探望,刘三喜、 马自有、黄家礼、洪丽丝也从河西湾 专程赶来,说了一堆宽心话。洪丽丝 掏出100元钱对柳林说:"柳助理,屠 厂长出差没回来,这钱请给刘场长买 点她喜欢吃的东西吧。"

"太客气了。钱你收 下,心意领了。"柳林硬是把 钱挡了回去。